

·岭南文化·

龙母传说与民间传统的关系

叶春生

[摘要] 龙母本来是个传说人物,龙母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江流域广为流传,龙母传奇性的圣迹成为当地百姓信仰的支柱,不但深入人心,而且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当地人抓到鲤鱼要放生,遇到青蛇要礼拜,行船经过龙母庙必然要做三件事:鸣笛、放炮、敲锣鼓,没有一个敢违例的。这就是传说的力量。龙母信仰的发展,使得龙母传说不断丰富,信仰的内容也逐步世俗化,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并与释、儒、道相结合,形成了许多习俗,娱神娱人、娱乐竞技等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龙母传说 自然神 宗族神 民间传统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5)08-0117-03

一、从自然神到宗族神

“龙行雨,虎生风”,这是老百姓的信念。龙母、龙王作为兴云作雨的水神,那是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古代西江流域生活着一批崇拜龙图腾的先民。自然崇拜结合图腾崇拜转而成为宗族神明崇拜,龙母溯其原型乃是当时生活在西江上游的一个庞大的龙族团支系的首领,她带领族人从广西到广东寻找营生的宝地,落籍德庆悦城,使该族逐步发展壮大,并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1. 整治水患,抗击洪涝灾害。这与过去西江流域水患频繁有关。据史书记载,自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896年间,德庆地区就发生过73次大水灾,近年还发过几次特大洪水,人畜伤亡惨重,田舍冲毁无数。人们借助龙为“兴云作雨”的神兽,龙母为水神的观念,构造了龙母治水的许多故事,以表达他们的心理愿望。如民间津津乐道的龙母与风水先生赖布衣斗法的故事中所说,赖布衣在屡战屡败之后,制起他的茅山妖法,操起神鞭,驱赶石羊,妄图堵塞西江,让洪水泛滥,淹没龙母宝殿,龙母识破了他的阴谋,派五龙子镇守各处江

口,用鸡啼法破了他的赶山鞭,变石羊为满山乱石,使其堵江不成,洪水未能泛滥成灾。这既解释了云浮石山、肇庆七星岩的来历,又曲折地反映了人民抗洪防涝的愿望。更现实一点的说法是,有一次西江泛滥成灾,龙母带领族人打木桩,蓄河袋都无济于事,便舍身跳下河里堵住了泉眼。有的还说龙母发明了修渠引水的方法,保证了枯水季节农作物的成长,俨然把她当作现实中的人物。类似的故事至今仍时有流传,这些故事铸造了一种信仰:龙母,一位能治理水患的神明。

2. 执仗护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西江滩多水急,古代航运设备落后,向为船家视为畏途,龙母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保护神。清代张学举《重建龙母庙碑序》云:“德庆州之悦城水口,环山枕涛,锁钥江滨,故为一州门户,而溯流而上,由苍梧直达滇黔;顺流而下,则与珠海凌江各浸相连毗。崇崖怪石,飞湍危滩,澎湃汹涌,若非有神以司之,则舟楫之行,祸且不测。”统治阶级亦借龙母显灵护佑助战的圣迹来彰显他们的亲民立场。如宋熙宁九年,“安南招讨使郭逵

作者简介 叶春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奉命远征交趾，龙母为之默佑，使船首尾相继，未尝有风波之虞；明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遇波涛险阻，常梦五龙护其舟，海不扬波，遂无覆溺之患，天戈所至，悉皆平夷；嘉靖二十四年，两广都御史张公岳征封川僮贼，见一朱衣妇人执钺以助仗，而擒获贼首，此皆龙母默佑之。”（见《悦城龙母文化》247页）说得有鼻有眼，使人不得不信。究其原因，乃在古代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把凶吉系在命运上，希望有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出于祈祷神灵的一种心愿。今天科学发达了，但自然界尚有许多未被征服的领域，加上心理积淀根深蒂固，一些风俗依然保留下来，这并非现代迷信，而是一种心理寄托。

3. 行善积德，为民消灾除祸。传说龙母升仙之前，“日以济物放生为乐。又性喜豢白鹿，农人恶其伤稼，龙母断其一足，放之南麓”。（《悦城龙母庙碑记》）在她的行动影响下，西江人忌食鲤鱼，遇即放生。五龙山上，树木葱郁，“山上有猿，有白鹇，有麋，有野牛迭出，并无一人惊之。”（重刊《孝通庙旧志》）她还能护佑妇人平安产子，保佑少儿身体刚强，所以民间不少人拜契龙母为干妈；或摸龙床求子，饮圣水、服香灰以求治病强身，吃金猪（烧猪）、分龙糍以祈福纳彩，驱邪消灾。总之人生福祸，包括婚姻、学业、仕途、商贾等，皆可问卜主宰，给人福佑。这是龙母信仰进一步世俗化的效应。

龙母的这些圣迹，铸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这种信仰在岭南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陶冶，已成为中华龙文化的一个侧影。中华龙族团是庞大的族团，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江流域都有支系，龙母就是西江龙族团的首领。人类学家已证明，中国人分为北方人与南方人两大群体，他们都是龙的传人。费孝通也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个“多元一体格局”。龙母信仰从图腾崇拜衍为宗族崇拜，西江人称拜龙母谓“探阿嬷”（探望奶奶）正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一独特的理念，使她具有永恒的魅力，无声地呼唤着众多龙子龙孙前来朝拜，她的灵性就是人们寄托在她身上的多种愿望，尽管各不相同，有人求

子，有人求财，有人求仕途通达，有人求平安，但归根结底，那种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情结，那种对自身、对家庭、对国家祥和吉庆的祝愿是共同的。故此，它不但被纳入国家祀典之中，还得到民众的拥戴，得以世代流传。

二、历代敕封的动因

龙母信仰从唐代以来一直处于封建国家的正祀地位，受到历代皇帝的敕封，被纳入封建国家的祀典之中。就是在把民间信仰斥为“淫祀”的明代，仍受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敕封，并且每当神诞，都派官员致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封建国家利用民间信仰资源来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是龙母信仰所宣扬的孝道观念，正符合封建国家的社会伦理要求。所以，龙母庙在宋代大观戊子年被宋徽宗赐额“孝通庙”。

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民间信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故以封禅笼络民心，维持其长治久安。全国闻名的泰山封禅，天后妈祖的敕封便是如此。在岭南，广州东郊的南海神庙，粤西的冼太夫人等，都因此而获过许多封号。但龙母信仰和它们还有一点不同，这就是直接与封建皇权扯上关系，与中华龙图腾血肉相连。历代皇帝都标榜自己是真龙天子，因而对于“朕德之所致”的龙母，当然倍加厚爱，因此秦始皇才四次遣使前来，征召龙母进宫。五龙子阻航，反映了岭南土著对中央集权的抗拒，致使秦始皇派50万大军前来征讨，未能安邦，直到汉朝陆贾大夫前来软硬兼施，方使赵佗归汉，封南越王。那是汉高祖十一年的事。次年四月高祖驾崩，传说就在那一年，龙母获得程溪夫人的封号。接下来便是唐朝天祐初年（公元904年）龙母被封为“永安郡夫人”，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封永济夫人，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诏以“孝通”为额，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封为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娘娘。此外五龙子、六姐妹皆获封号。这些封赠，虽是封建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手段，但也反映了人民“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思想。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弟孝顺忠义，五龙子的形象，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如此多的封号，就必须有相应的圣绩。于是

乎南巡的将军御史心有灵犀，或梦见五龙子护舟，或见朱衣妇人执钺助仗，故未尝风波之虞，凯旋而归，奏表于朝，加封晋爵，修庙立碑，谕官致祭。特别是那些碑记史官，搜竭枯肠，编造圣灵事迹，莫不是为了宣扬“天子圣明”、“皇恩浩荡”的思想以巩固统治。龙母龙子获得加封，发现圣绩的官员自然也就可以晋爵。历代统治者在各方神明身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不过于此。

三、龙母的本源和流传

龙母圣绩缘发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我们从传说学角度来探究它的流布和源头。

最原始的记录是：龙母是弃婴，被放置在大木盆里，从西江上游顺流而下，至悦城河湾被渔翁梁三发现、收养，成人后因蒙养五龙子，被尊称为龙母。传说她能预卜人间福祸，呼风唤雨，治水防涝，保境安民，遂成为一方的大神。源发点应是梁三发现大木盆之河湾，那是西江与悦城河、降水、杨柳水的交汇处，一个较为宽广的水域，是当时水路交通的枢纽。因古代陆路交通不便，德庆在历史上被称为“岭西舟车之会”。自秦汉以来，岭南与中原仕宦商贾往来，多取道汉水、漓江，经西江到德庆然后至沿海各地。德庆作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由此溯江而上，可抵桂、滇、黔，顺流而下，经广州、江门，直达香港、澳门。封建国家要下岭南征服地方割据势力，水路是他们的必经要道。

其次，从水路之险要上分析，此水域上下皆有险滩，下有剝鸡湾，上为大顶角，水流湍急，多旋涡，上下船只历尽水险之后到达此处，正好有个宽阔的沙滩，艚公纤夫在此歇息，历数他们绝处逢生的险情，自然也会扯到梁三与大木盆女婴的故事，龙母的传说自然也就传播开了。那龙母的大木盆登陆的地方又是水陆交通的要冲，便成了当时民间的新闻传播中心，龙母祖庙座落于此，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再从当时流行的风水（勘舆）学上来考察，龙母墓所在地四周山峦起伏，行之有止，起到很好的贮藏生气的作用；另一个优势是水。它的正前方系四水交汇处，河底水流激荡，河面却屈曲盘旋，波浪不惊，顾盼有情，正是“灵水洄澜”

之地。风水学讲求来脉悠远，生气连贯。在辨认龙脉形势时，还要注意主龙四周要有屏障护卫，山脉前呼后拥。龙母墓后靠五龙山，山梁蜿蜒，从山下往上看，恰似五条神龙从龙母身边向蓝天腾飞而去；从山上往下看，却又像五条神龙正向龙母奔来，形成五龙朝祖之形。庙的左前方是黄旗山，右前方是青旗山，两山隔江相望，山势向前延伸，略成揽抱之势。民间传说中的五龙吐珠之说，正是根据这一地形特点想像而成的，赖布衣为和龙母争夺这块宝地不知费了多少心机，还是败在龙母手下，可见这地盘的重要。现西江流域著名的龙母庙尚有她家乡广西岑溪县筋竹村（原属藤县）的龙母家庙，梧州的龙母太庙，肇庆的白沙龙母庙，其形胜都不如龙母祖庙。

任何一种故事传说，都不是无缘无故地编造出来的。或解释一句成语，或反映一种风俗，或说明某一风物的成因，其深层必蕴涵着一定的意义。龙母传说也是那样。龙母坐着一个大木盆从西江上游漂流而下，这木盆不是中国的诺亚方舟，就中坐着的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弃婴，因此它不是创世神话，也不是洪水遗民神话，而是有一定历史依托的民间传说。龙母没有丈夫，是拾卵而得子的，并非吞卵受孕而得子，可看出感生神话的影响，而并非典型的感生神话。龙母还有个养父，因而可断定龙母传说是母系社会后期，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产物。龙母作为西江上游龙族团一个支系的首领，带领族人移居广东，在西江沿岸牧羊放鹿，传说龙母恶其鹿伤害庄稼而断其一足，故悦城有三足白鹿。龙母饲养牲畜，又是织麻的能手，这证明其时已从渔猎时代进入农耕社会。对龙母的崇拜已不是单纯的图腾崇拜，而是由图腾崇拜转为宗族神灵崇拜的产物。由这些传说所衍生的风俗习尚，渗透到现代生活的许多环节，不经意地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本身也在与时俱进，所以它生生不息。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意识方面，它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绝不是腐朽没落的东西，它起码还代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的思想，值得各级领导和学人关注。

责任编辑：陶原珂